

《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发行

（明慧记者周容台湾报导）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日前在台湾正式出版，这份收录了五十二种不同证据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不但确实存在而且仍在继续，实际情况令人忧心。

为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两位作者，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专程访台一周，希望透过《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中文版发行，让民众更清楚认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起站出来终结“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起，乔高和麦塔斯接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之请，独立展开调查，在取证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多方数据的对比和调查访谈，完成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至今

已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

据调查报告显示，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在中国被施以酷刑的对象，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全中国劳教所内关

押的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乔高说，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被盗取并高价出售，卖给需要移植器官的外国人。

中共利用宣传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使那些听信当局说法的医生敢于肆意屠杀而不觉内疚。



图：六月二十八日，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发布会上。

大卫·麦塔斯说，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首次器官捐赠系统启动，但是根据中国新闻报导，全国一年只有三十七个自愿捐赠。麦塔斯表示，中共对外宣称这些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犯，但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三，但器官移植数量却没有相应减少，相反地，二零零八年的肝移植数量甚至回升到历史的高水平。

大卫·乔高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调查迄今，新的证据与证词不断出现，更多的证据显示，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还在持续增长。因为被执行死刑处决的人数持续下降，然而移植器官的数据却稳定增长。

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人权暴行而获得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在台停留期间，巡回各地举办研讨会，引发台湾各界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高度关切与广泛讨论。◇



图：二百人组成的台湾天国乐团应邀在“世界管乐年会”系列活动中演出

“天国乐团” 世界各地赢赞誉

七月二日晚，“世界管乐年会”在台湾开幕，台湾天国乐团经过大会司令台时，嘉义市体育场内欢声雷动，司仪高呼欢迎天国乐团进场，并说：法轮功为社会带来身心的健康。

“世界管乐年会”是由“世界管乐协会”发起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台湾嘉义市是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第三个被选定举办的亚洲城市。嘉义市政府特邀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出。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参加了活动并致词。

近日，世界各地的天国乐团在各国的庆祝游行活动中，以庄严神圣的演奏、清新祥和的风貌，赢得民众和主办单位的赞誉。在七月一日的加拿大日和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庆典中，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出获中西观众赞叹。六月二十九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获布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乐团冠军奖，在西悉尼最大的社区节日庆典中，天国乐团受邀引领五十多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市政府宣布：明年的游行由法轮功团体再度领队。◇

秘鲁大学校长：实践“真善忍” 美德教育更重要

“真善忍国际美展”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秘鲁理工大学举办，理工大学校长恩里克·贝多亚先生观看美展后表示，作品反映出的真实性，使他心灵震撼和感动。他说：“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社会、家庭和所有人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大学，对年轻人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上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他无法容忍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表示有责任把真相告诉所有认识的人。◇



【明慧网】我十九岁入伍，从一名列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如今七旬的我豁达、健康，充满了希望。

人性在黑暗中闪光

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四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

父母年轻时虔诚地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呵护着自己的良知。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到他家抓人。

四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

我自幼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党文化的浸染。上学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七五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越来越会伪装。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

寻遍西医、中医、气功

当年，不到三十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三十出头就疾病缠身。

一九七五年春，我开始出现眩晕，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我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连上二楼都得拽着楼梯扶手。从此，病痛持续了二十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



医，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自流泪：谁能救我？

八十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

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从此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功法、找最高尚的师父。

心灵震撼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翻开《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

以前我成天迷糊得象喝醉酒似的，炼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二十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自行车试试，象飞一样。我有慢性结肠炎，炼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李洪志师父，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从一九九六年学法轮功至今，我

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

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占不走后门，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与我们合作工作的水利局领导，看到我处处按“真善忍”为人处事，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那时本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举行，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领导们感慨地说：“炼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

良知的灯塔

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意识形态不同，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份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哪！”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

我相信，人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时，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

白三元在兰州监狱被迫害至病危

(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六监区的甘肃白银市靖远县年仅四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白三元,被兰州监狱医院下了病危通知,病症为:严重营养不良,梗阻性黄疸。

白三元,男,靖远县平堡乡金峡村人。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十几年如一日的致力于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的学习与研究,曾几次荣获省、市级农业科研部门的技术荣誉证书,是平堡乡最早获得农业技术职称证书者之一。白三元为人刚正不阿,对人热情,乐于助人。

白三元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长期遭受着中共恶党的迫害和骚扰,在看守所,他被种种酷刑折磨得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曾一度全身胳膊、手指已完全僵硬,仅有一小拇指稍微能动,完全感觉不到腿、手、胳膊的存在与否,同病房有人把他叫“活标本”,整个人只剩下一副骨头架。二零零四年被从黑窝抬回家,也没逃脱中共邪恶几年来的诬陷、骚扰。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白三元不在家,靖远县公安局副所长张明瑞、国保大队长潘千瑞等七、八个人闯入白三元家,把白三元妻子打倒在地,戴上手铐,推到屋内,在家中开始非法抄家,抢走笔记本电

脑和电视接收器、大法书籍等物品。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恶警再次非法搜查,翻遍了每个房间。第三天早上,又在南坪包围果园,把邻家的胡麻都踏坏了。白三元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靖远县公安局副所长张明瑞、国保大队长潘千瑞等八个警察,到白三元的家中,又一次绑架白三元,在靖远县看守所,白三元被先后上了两次“老虎凳”,第一次,两天两夜;第二次,八天八夜,致使白三元左腿萎缩瘫痪,上刑的主管队长叫张宏中。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二日,白三元又被非法判重刑六年,劫持到兰州监狱六监区继续遭受灌食迫害。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一年元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兰州监狱六监区强迫已绝食近半年、左腿无法正常行走的白三元每天坐凳子长达十五个小时,进行所谓“谈话”,逼迫包夹白三元的犯人迫害他。

十二月份白三元的家人接到监狱方面的电话,让到监狱看白三元,并允许家人带食物给他。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白三元的妻子及亲属到监狱探望他,在监狱三楼接见室,六监区指导员梁小军只许白三元的妻子见白三元,不许他的两个亲属见,家里带的东西更不能送,否则白三元的妻子也就不能见。当亲属反问法轮

功违反哪条法律时,梁小军竟然以抓捕相威胁。

白三元被犯人背出,神色黯然,脸色白而浮肿,只是跟妻子聊家常,希望妻子给他打些钱。当其家人要求梁小军允许将所带食物送给白三元,梁小军却说,里面吃的很好,过年都在吃肉,下次让白三元的儿子也来看他,但不要影响白三元的情绪。不让送东西,家人只好给白三元打了二百元,由监狱转送白三元。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白三元因贫血、胆结石、梗阻性黄疸住院,六月二十二日,六监区队长何钦等人到靖远白三元家中,要求其家人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被家人拒绝。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白三元被监狱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乡司法所所长张国旺、乡人大主席梁希忠等人到白三元家中,希望其家人“配合”一下,到监狱去看白三元。

七月五日,其家人到监狱,见到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浑身黄透的白三元,监狱一再要求其家人签字、做手术。家人不同意做手术,要接白三元回家,并要求追究监狱的赔偿责任,监狱以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推诿。监狱让办保外就医,并一切责任后果由家人承当。悲愤的家人拒绝了监狱的无理要求。

甘肃省兰州监狱地址:兰州市佛慈大街 298 号 邮编:730046

参与迫害的警察、“六一零”人员遭恶报

(明慧网通讯员中国大陆报道)九九年七月,江氏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一些警察知法犯法,追随迫害。然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用公安局内部人的说法:这几年公安局的(人)别得病,得病就是癌症,还都是最没救的。下面是两个实例。

河南鹤壁公安局原淇滨分局副局长张友全,跟随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十一年,于二零一零年年底(详细日期待查)遭恶报死亡,年四十九岁。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时任淇滨分局副局长的张友全,成为该分局

主管“六一零”迫害法轮功的头目之一。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关看守所、非法劳教、罚巨款,都是在他的授意或直接策划下,经他签字同意后实施的。张友全给人的感觉并不张扬,甚至表现得很有“同情心”。但他一罚款,就是几千上万,甚至数万,并且连白条都不打。

二零一零年,公安系统进行所谓的改制,张友全自认为迫害法轮功有“政绩”,理应得到提拔升任派出所所长。但是他连个副所长的职位也没混上,只谋得一个监狱管理科科长职务。不久,张友全患脑瘤住院。虽

经开颅、取瘤,转省城医院治疗,但最终不治身亡。

原延边州公安局主管国保处的副局长李忠勤,在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后,任州公安局国保处处长期间,积极追随江氏集团,组织并指挥全州范围内的国保、派出所等部门迫害法轮功学员。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他更为中共卖力,得到邪党重用,被提升为州公安局主管国保处的副局长,十多年来,延边地区发生的很多迫害法轮功的恶性事件,李忠勤是直接组织和策划者。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下午,李忠勤突发心肌梗塞死亡,年五十八岁。◇

医学研究：静坐使心脏病突发和中风致死率减半

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静坐可以使心脏病突发和中风造成的死亡率减半。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杂志上。

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的研究者跟踪 201 位男女患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59 岁，他们患有心脏血管变细已愈九年。这些人被分成两组，一组进行静坐，另一组接受饮食和运动方面的指导。

研究者发现，每天静坐的人与接受传统保健的人相比，减少了 47% 的由于心脏病突发和中风造成的死亡风险。对于那些喜欢静坐的人或者非常容易有压力的人，结果更加明显，他们的死亡率减少了 2/3。

苏轼在他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家里有满庭院的竹柏杂花，很多鸟在上面筑巢。他的母亲武阳君（苏轼母亲的封号）讨厌杀生，因此，全家人都不捕鸟雀。于是几年间，鸟都在低枝上筑巢，人低头就可以看得到刚出生的小鸟。四、五只桐花凤（鸟名，躯体象鹦鹉而略小，羽毛五色而绿色为多，性情驯服，羽毛珍贵稀奇）翔集其间，一点也不怕人。邻居见了这个景象，认为稀罕。

掩卷而思：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呢？因为万物都有求生的本能。鸟儿们也会观察和寻找安全的栖息之地。正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啊。仔细想想，这样的恩及鸟雀之家，怎么能不是人才辈出的呢？苏轼家在同时代就出了三位大文学家，可见“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易经》）其言不虚也。

想必苏母的“不残鸟雀”，完全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天人合一，就有仁爱的传统，虽然不都象苏轼家那样，但几千年以来大家爱护鸟类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近代。

1958 年，中共说麻雀是四害之一，专门发文件命令大家消灭麻雀……于是城市大街小巷、农村漫山遍野都是消灭麻雀的人，用弹弓打、用诱饵毒、用网罗捕、追逐的、高声

研究者指出，这些结果和药物治疗一样有效，甚至比后者更佳。另一位研究者指出，此前的研究显示，静坐会降低高血压、高胆固醇、胰岛素抵抗、生理压力、动脉硬化。这次的研究更显示静坐会减少心脏病突发和中风带来的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在各种疾病中是造成死亡最多的疾病。

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很多从前患有心脏疾病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都获得了健康。但是法轮功并不是一般的静坐或气功锻炼，其效果更非一般的静坐可以相比。想了解更多了解法轮功的朋友可通读《转法轮》等著作。（文／华云）◇



图：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打坐

从“不残鸟雀”说起



呼喊吓唬的，麻雀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尸体一堆一堆的。在这种狂潮之中，其它的鸟类也难逃厄运。人们成群结队地连夜去抓、去打，以为革命，视为进步。

鸟儿们几乎要被屠杀殆尽了。更为恐怖的是，“麻雀是害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是“党说的”，“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我们那时候经常自发地去捣鸟窝、甩鸟蛋、杀幼雏。我自己在好多年后才确信，麻雀根本就不是什么害虫，但是悔之晚矣。

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转法轮》书中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的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明白了不能杀生的深层道理。

此前许多年来，我诸事坎坷、疾病缠身（特别是奇痒无比的皮肤病），想来也是自己造下的许多罪业所致。学法轮功后全身的疾

病才不药而愈。回头看来，盲从“党”的谎言，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没有好结果。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又抛出“自焚”、“自杀”、“搞政治”等谎言。然而这些谎言对于看过法轮功书的人、明真相的人，从中看到的只是中共的邪恶。

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按照“真、善、忍”做人何罪之有？再看看“炼功就能夺权”的说法，数尽共产党所有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秋收暴动，哪一个是与炼功有关呢？修炼人对政治政权没有丝毫兴趣，他们珍惜和慈悲生命，所以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天理告诉给人，真心诚意地希望人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善良的心态和美好的未来。（文／清曼）◇